

馬口鐵注

馬口鐵注

小說前沿文庫 16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馬口鉄注

口
丫
丂
又
去
丨
世
虫
メ

惡
鳥
八
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口铁注/恶鸟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7

(小说前沿文库)

ISBN 978-7-5104-1963-8

I. ①马… II. ①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39153号

马 口 铁 注

策 划:亚伯拉罕·螭冢

作 者:恶鸟

责任编辑:李红兴

封面设计:基石文化

版式设计:欧阳潇湘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 编 室: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版 权 部:+86(10)6899 6306

中文网址:www.nwp.cn

英文网址: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: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北京市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字 数:140千字 印张:6.875

版 次: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04-1963-8

定 价:24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(010)6899 8638

目 录

马口铁	1
马口铁注	23
卅魂落魄	151
仙霞镇系列	169

[附录]:

小说《马口铁》

作者/恶鸟

这他妈什么面条，这么硬梆梆，嚼不断的，还冰凉，不是说挂面吗。马克边吃边抱怨着。

没有挂面了。中国来的挂面都吃完了。

那这是什么灰乎乎亮晶晶的挂面。我就爱吃中国的挂面。我爱死中国了。回头我要纹一个毛泽东在左臂上。就像你在右臂纹的古巴切。

切他妈是阿根廷的名门贵族，可不是古巴共和国的英雄，这也不是什么挂面，这是北朝鲜的冷面。北朝鲜。你知道吗。

放你娘屁的，老毛在打游击战的时候，小切还在喝奶呢。还北朝鲜冷面，北朝鲜原子弹面吧。我看美国佬是想打北朝鲜了。你看伊拉克不是打了吗。说不定马上打伊朗，然后打北朝鲜，这么凉不吧唧的冷面，噎死人啊，嗨，马修，你听见我说的没，别折腾你那个17寸破彩电了。它他妈上辈子就没播放过一个连续剧，除了婴儿用品和丰胸广告。噪音那么大，我受不了了。你别拧了，太吵了，那个旋转器里头肯定卡了你的烟头还是避孕套了。拧一下，就跟拖拉机的滑带脱节一样。噼哒噼哒的。

马克你给我闭会嘴好不好。我脑袋都给你震得嗡嗡响。天花板都是灰落下来。楼上是不是来了新房客啊。这些老式

的木板。人们走在上面，嘎吱嘎吱的，灰尘飘起又落下。

我拿了根晾衣杆，朝天花板捅了几下。楼上有人踩了几下脚后，就安静了。可是房间里的那个婴儿开始哭起来。现在才注意到这里还躺了个婴儿，因为一直忙碌，下午的事情千万不能耽误了，所以忘了他的存在。

这他妈破墙，木板镶了石灰沙子。马克你能不能把那个马口铁给重新挂一下。婴儿就在那下面，万一掉下来，砸死怎么办。

你不知道这个婴儿哭的时候，我左额头这里一根血管就开始突突跳，耳朵里会邦邦响，就像左轮手枪。你能明白我的感受吗，我祖母就是这样死掉的，祖父用左轮手枪打屋顶的乌鸦，祖母的血管就突突跳，跳太快了，就炸了，脑溢血死了。你懂吗，我可不想被这个婴儿搞得血管爆炸。他他妈的嗓门太大了，简直是个天生的死亡金属。

马克狠狠地说，然后用拳头敲墙，那墙上涂的石灰就像头皮屑一样落下来。掉到沙发上，面条上，皮靴里。

我对马克说，你别敲了。再敲，房子都要塌了，你看墙上的那块马口铁了没，那可是房东的最爱，不知道从波希米亚什么鸟地方捡来的，上面还刻着一个唧唧歪歪的地图，穿了个孔，跟宝贝似的挂在墙上。你再敲，掉下来，说不定就砸死你。这样你就能安静多了。我想你也许只有被砸死的时候才会安静。马克。

我才不管你的未曾谋面的房东还是马口铁。我就他妈的不想爆炸。我的血管已经开始突突跳了，里头的血要发飙了。

好了，马克，你得转移下注意力了。我们不要想这个婴儿了。他就是个六十年代的扩音喇叭。你得习惯他。习惯了就好了。只是他长得也太恶心了。你看他鼻子、眼睛、嘴巴。

我掀开他的衣服，我的天，他的肚子鼓鼓的，太恶心了，

上面都是疤，跟癞蛤蟆一样，疤上再长疮，疮上再流脓，刚吃的面条都想吐出来。还是赶紧把他盖起来。马修，你到底从哪搞来的怪胎，今天可是感恩节，我要吃火鸡和吸了鸡汁的面包片，可不是冷面，卤蛋，和这个鸡巴婴儿。可别忘了，明天我们要去干嘛。我们是要做大事的啊。马修，我亲爱的马修。你可不是一个奶爸。是吧。

马克，你能不能安静一下。你看我不是正努力给你做一顿丰盛的早餐吗。火鸡和面包片，等晚餐的时候会有有的。我保证。

我看他的头上秃斑一样的毛，就受不了，还有那个鼓鼓的圆肚子，像极了长了绿毛的睾丸。太他妈像了。

怎么让你想到长绿毛的睾丸，我正吃泡在冷面里的卤蛋呢。别恶心我了。

我说真的呢，我远方的一个表哥，就长那么一个长绿毛的蛋蛋，好像是肾坏了吧，里头藏着一睾丸的绿水，估计都是毒，就发霉，我靠，长出绿毛来，他死前逢人总掏出来给人看。后来死了，连火葬的人，都被熏得不行，简直是在烧一个臭皮蛋。

马克，我靠，你再说就给我滚出去，买你妈的中国挂面和火鸡去。人渣，你也就配吃吃冷面了。马克，你知道吗，我想用点四五大口径的手枪顶着你老二轰，用墙上的马口铁戳破你的睾丸，让你妈的精液和尿液满地流。

马克被这么一骂，和婴儿两个都安静了下来，开始吃他的冷面上的卤牛腱和黄瓜切片。是的，我必须说说这个朝鲜冷面。也就是我的女朋友玛丽，她不知道怎么在医院搞上了一个美国大兵。从此说要学着做冷面。买一些卤牛腱，取出来，切薄大片。黄瓜斜切片，再切丝，加少许的辣椒粉、盐、糖、醋、蒜泥，拌均。加一个卤蛋，剥过，对切两半。取

上好的北朝鲜辣白菜，切3厘米宽的大片。再加两冰块，吃起来妈的酸、辣、甜、咸都有。

我一边吃一边调电视机。房间里应该说有两台电视机，一台25寸，和17寸的比起来特大，除了显示屏在，其他都被掏空了，放着一些番茄汁、盐、乳酪之类的小瓶小罐，上面放了一块碎花布，当成了一个桌子，婴儿躺在一个大竹篮里放在电视机上，下面垫着厚厚的色情杂志和电器使用指南。地上铺着波希米亚的手工织毯，不过满是破洞，蟑螂在下面穿梭往来。破电视机桌子对面就是马克坐的沙发，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那块从波希米亚来的马口铁。

我在调新闻频道的时候。发现百叶窗外，有两个黑影走来走去，现在已经将近早上7点了，我们已经一宿没有睡了，对于昨晚的事情，搞得我们筋疲力尽了。不过我还要度过整整一个感恩节白天，才能继续我的计划。等待人总是那么漫长。特别是等待一起去上路的人。我示意马克过去看下。

马克挑起窗帘，偷偷看了下。百叶窗后面阳光灿烂。像他妈马尔代夫空运过来的一样。

马克示意有两个条子。

你确定条子吗？

他们他妈的穿着黑风衣，戴着黑帽子。全身都跟黑炭一样。整个人都像黑巧克力塑的。你说这个时候，两个黑人条子到我们西城区这个平民窟来干嘛啊。难道来晒太阳的。不过这里的太阳变态了地好。我看这是宇宙爆炸前的，回光返照。马修，你知道吗，这是一种征兆。马修，你他妈是一个干大事的人。我从一开始就没看错你，是的，这是我从闹市区来投奔你的原因，我亲爱的马修，你看这阳光，一片光明啊，管他妈黑人还是条子，他们找不到我们破绽的，我们什么都没有留下来，真要来了，拿我们的大炮轰死他们。我们好像

就要去马尔代夫海滩晒太阳了。我可以看到，是的，还有玛丽。我们三个，边上随便躺着身材火辣的美女。乳房随便露着，喝着加州出产的橙汁。翘着屁股，抹着防晒油。

这个时候婴儿又大哭起来。声嘶力竭。

马克，我们应该弄点什么让他停止哭了。你看这样太闹了。外面还有两个条子。他们一直在那抽烟，戴着黑帽，背对着我们，也许正商量如何抓住我们。你这个房子有后门吗。不过有又能怎么样，他们后门也有人把守了也说不定。这个怪胎，是不是应该用胶布把嘴封起来啊。我发誓他再哭，我就要把他闷死。

可以给他吃点面条。夹一根最长的，你把一头塞给小孩子嘴里，就是这样，你抬下他的身子，这样面条容易滑下去，他哭得那么响，嘴巴张那么大，可以多弄几根面条给他，这样他就哭不出来了。嗨，马克，你能不能别光顾给他塞啊，让他嚼一下，要噎死的。

死了最好，这个怪胎你到底从哪搞来的。昨晚我们分开后，难道你还去哪找个小妞，临时生一个出来的。还是去专门做怪胎流产的医生下水道里捡的。

你他妈闭嘴一会行不行，那两个条子都注意我们了。

我把电视机声音调到最大。这是房间里除了怪胎之外，唯一能发出那么大声的东西了。我不停地调整电视机天线，天线上挂着我的毛巾，机盒上是牙膏、避孕套和雪茄。我现在的位置原本是我与玛丽行乐最喜欢的场所。她喜欢拉开窗帘，沐浴在阳光和街上行人的脚步声里，电视机里发出着散漫的荧光，我们躺在波希米亚破地毯上，相拥着渡过一个周末的早晨，酒瓶和雪茄随便散落在四周，还有马克讨厌的冷面，房间里充满卤蛋、黄瓜片、蒜的味道。我们喜欢在美洲的阳光里，享受北朝鲜的泡菜和冷面。

我知道有一段时间，我们都疯了，马克疯了，迷上了赌博，开始失业，把家具都典当光，最后给房东从市区赶出来，跑到了这里的西城贫民窟，和我一起干这种勾当。玛丽也疯了，玛丽的老妈也疯了，那么大年纪还乱搞，我和玛丽去她家，透过百叶窗看见她妈和一个男人在沙发上搞。玛丽说妈的都疯了。然后她也疯了。和她医院的一个美国大兵搞上了。这个美国大兵也疯了，估计在朝鲜战争上受了刺激，回国后，除了会做朝鲜冷面外，连做爱都不会了，可是玛丽就他妈的虔诚得跟碰到上帝一样，喜欢上这个美国大兵。直到有一天我把他从医院里轰走。打断了他的一条腿。他的另一条腿是假的，在上甘岭被炸掉了。我发誓说他要敢到医院找我亲爱的玛丽护士，我就把他没用的老二轰掉，油炸了做冷面。

那个婴儿被马克喂了一通的冷面后，不哭了，一个劲打嗝，散着恶臭。满脸像老头子一样皱着皮肤，透着痛苦不堪的表情，嘴巴发不出声音。马克噼哒噼哒打了几下他的脸。

怪胎，我靠，别给老子这个脸色，笑一个。真是没见过这么恶心的婴儿。怎么那么小，长那么一副苦大仇深的脸啊。你看这皱纹，都可以做我爷爷了。

马克给他喝点东西，估计是喉咙噎着了。我递给马克一瓶酸奶。

马克拿过来就开始灌。

灌完酸奶后，婴儿嗝是不打了，眼珠子一个劲凸出来，嘴巴鼓起来。

马修，你看他，这是干吗，蛤蟆神功吗？妈的，我在热带雨林见过那种绿不拉几的蛤蟆，就会趴在水边，做这个样子。我靠，太恶心了。那种蛤蟆被人攻击，就会从背上射出毒液，他妈的绿不拉几的痰一样的玩意，粘到了，皮肤都腐烂。

该不会是吃多了，要吐吧。赶紧赶紧，把他立起来，别让他老躺着吃那么多，千万别吐出来，太恶心了。我就怕这个。快点，马克，把整个篮子竖起来。我去拿脸盆。

马修，你个鸟人，到底怎么搞那么一个怪胎啊，该死的玩意，扔下水沟去算了。马克叫喊起来。

婴儿脸慢慢转过来，一眼盯着马克。把马克吓得一身冷汗。把婴儿和整个篮子摔在地上。

我的妈，这个BB有点恐怖的。我不管了。马修你自己搞吧。太他妈毛骨悚然了，应该叫他地狱婴儿。我去探探窗前的两个条子。

马克开了门，走了出去。门虚掩。剩下我在后面拣篮子和怪胎。

嗨，巧克力棒。马克向两个黑人打招呼。

Fuck，你是在说我们吗？两个黑人对望了一眼。小子，你在说我们，我们是巧克力棒吗。

靠，别装了，大白天，没事穿着风衣戴着黑帽子，在这晒太阳的，他妈的难道不是条子吗。你们这些条子啊，就会在贫民窟抓替罪羊，或者抓蹩脚的贼，至于杀人犯，强奸犯，他妈的抢劫犯，你们都抓不住。给我抓屁吧。

Fuck，你他妈才是条子。我要是条子我就就Fuck你屁眼。关地下室。囚禁你，让一万个艾滋病人干你。

他讲话就像一个饶舌高手，显然除了激动之外，还有点不知所措，另外一个给他使了眼色。

马克有点自鸣得意，然后开始看着天空。马克得意的时候就喜欢一只手叉着腰，脑袋斜斜地看天空。他这样看一会天空，仿佛只是为了跟它做一个短暂的交流，一个从天上抛来的无声的应答，ok，马克，你是对的。上帝这样说道。

天空一般什么都没有，可是这次不一样，天上有很多云，

它们在阳光里特别耀眼，好看。云的下面，还有一堆浓的黑烟。黑烟慢慢上升，和上面白的云合到一处去。这他妈就不一样了。马克觉得这是一个飞到空中的乌贼放了个烟雾弹。

马克摸了下下巴，沉思了一会儿。然后狐疑地看着两个黑人。又开始骂道。

Fuck 娘啊，有种进来搜啊。我们守法良民，搜啊，要不还有个怪胎你要你拿去，我还正嫌闹得烦。你看，外面阳光多好。云多白。天气真他妈好。再看看这个黑不垃圾长在空中蘑菇。我应该让马修也出来晒晒，否则也要变成绿毛睾丸了。

在讲话的时候，高个子黑人警觉地从门外探头进去，大概四周环视了一圈，然后又把门掩好。扫视的时候，他看到我了，有点不知道如何打招呼的样子，嘴角想笑来着，但是露了一个很恶心的笑容，就像拉屎拉到爽。但是我一眼看出了他不是条子。条子的眼睛不是这样的。他的眼睛更像个强奸犯。他花了更多的时候是扫视房间内的摆设和我手中的包裹。里面就是怪胎。他现在很安静，自从被马克摔到地上后。

我继续收拾着房间内散乱的东西，篮子里滚了一些针头、吸毒用的汤勺和打火机出来。妈的，不知道怎么来的。马克虽然嗜赌嗜色，但不会碰毒品。我赶紧裹上这些，放到了怪胎的屁股下面藏好。同时，我随意地调了几下天线，电视闪了几下，里面应该在播放一个无线台的新闻，不是很清楚。这个时候，我透过百叶窗看到了房间外的天，天上有股，滚滚的烟。还有些嘈杂的声音，我无法听清楚马克和两个黑人在说什么。

马克，外面他妈到底干嘛了。

马克这次重新回到刚才狐疑的样子。他把叉在腰间的手，又托到下巴。继而眼睛亮了一下。

这他妈是一个神迹。马修，我说的没错，你看这天。嗨，黑巧克力，你们看啊，这天上显示的白云，你看多像一个十字架，那升起的黑烟，多像他妈的耶稣啊。耶稣正爬到十字架上去。马修，这是上天对于我们的一种神迹啊。我就知道，你与众不同。

被这么一说，两个黑人不约而同一起看天空。

天空上的确白色的云聚合在一处，整齐的一横，一竖，就像喷气飞机留下的尾巴，而且在早晨的阳光里镶上了金边。而那些黑烟，滚滚，一个浪头里翻出另一个，一头头的猛兽一样从烟的浪头里钻出来，继而张大了巨嘴，里面吐出一个个骷髅。这么多骷髅的黑烟又堆积成了一个张开双臂的人形。没有人会不认为那就是耶稣的经典造型。

马修是谁啊。一个黑人问马克。

马修是一个天才。

放屁。

这个时候，从街角那边有一些人奔跑过来，有惊叫、狂吼，泪流满面的。仿佛一下子降落到了地狱。其中还有两个警察，朝这边过来。是两个穿制服的。突然两个黑人就紧张起来，手不约而同摸到了衣服里面，并且低沉着声音对马克说。

带我们进房间。快。否则，你就多两眼窟窿。不要回头看警察，往前走，就这样，跟迎接两个老朋友那样，冷静，从容点。我的枪指着你的后背呢。这是他妈的两杆大枪，可以轰掉两头大象。你知道吗。你想试试这个枪的口径吗，还有叫你房间里的天才马修，不要惊叫，我的搭档他有点神经质，他受不了突然的尖叫，特别是猫头鹰一样的尖叫，我保准你们如果谁发出这样的声音，他会发疯的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多几眼窟窿，把门关好。这就对了，你就是马修是吧。我想你能

看出来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最好你也保持这个啰嗦虫的样子。不要给我出状况。我的大枪可不认人。当然最好还能弄两杯热咖啡就最好了，但是别发出很大的声音，你看我们都在那晒了半天太阳了，什么都没喝，这天还他妈冷起来了。还有让那个吵闹的 bb 安静点，否则砸成肉饼。你们藏了一个 bb 对吧。

我看到他们站在沙发那边没有坐下，而是尽量靠墙而立，这样即使门打开一半，也不会被门外的人看见，同样还能挡住百叶窗那边的光线。而怪胎的篮子就在他们面前的破电视机上。他现在还算安静。好像他的眼睛分别打量了我们在场的几个人，然后眼睛盯着墙上的那块马口铁看。我示意马修去后面厨房弄两杯咖啡。我能看到他们的手没有离开衣服那个长长的物件。一个指着我，一个指着马克。马克走到后面后，他们两个就指着我。在篮子里的怪胎动的时候，那个矮一点的黑人，警觉地指向了那个篮子。被我用裹布盖起来的怪胎，开始发出呃，呃的声音。

嗨，别紧张，他只是一个婴儿。一个很丑的婴儿，你能想象他有多丑吗。侏儒，不，比侏儒都要丑一万倍，我发誓你不会想看的。真的。他真的他妈太丑了，还恶心。我说的对吧，马克。

马克在后面应了一声，可是声音有点不对劲。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。

马克，你他妈咖啡弄好了没。这俩个哥们可是有点紧张过度了。

没有声音了后面房间。那里是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 20 平米的大厨房。有一个大到可以放下尸体的绿冰箱和大到放得下一个尸体的热水器。它们的表皮都已经生锈，而且开始脱落，就像老年人的干的皮肤裂开了，掉一些皮屑下来那样。

用那个热水器里出来的水洗澡，我都担心会长出一个个疮。

过去看看，你，马修，叫你朋友，马克，对吧，是的，马克，让他别搞鬼了。否则我真“嘣”一枪轰掉你们。一晚上我已经很累了。伊恩。我可能有点神经过敏了。不想被这两个小鬼搞得头大。

高个子黑人先对我，然后对那个矮个子黑人说。

利比。你小声点。好不好。外面有两个警察呢。马修你给我站住，别动。马克你躲在后面好了。等下我过来，就有你好看的。趁早给我滚出来。别给我神神叨叨的。我不吃那一套。就是耶稣老子来了，我也一枪崩了他。

那个叫伊恩的矮个子黑人用枪示意了下百叶窗。

我瞥了下外面，那些黑的云，显然是从远处的一个什么地方升起来的，街上有一些人乱奔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着火还是什么。的确还有两个条子正朝这边过来，并且一个房子一个房子检查什么。

嗨，伊恩，利比，你们是叫利比和伊恩吧，我不管你们犯了什么事情，不过别担心，我们不会说什么的，即使条子问什么。我保证，请你们先把枪收起来吧。你看，我们只是两个待在家里照顾婴儿的奶爸。两个奶爸。

我说的时候，想尽量从电视机边上拿起一点婴儿用品，意思一下，可惜没有，除了火机、香烟、牙膏。

这个时候，门响了，是那两个条子。

伊恩示意开门。我把挡住我的电视机线挪开，然后过去开了门，开了一半，尽量用身子挡住了两个条子的视线。不知道为什么条子问什么我没怎么听清楚，我看到外面街上乱糟糟的。报纸、碎石块、眼睛、拐杖，丢得满地都是，远处是黑烟一片。看不到火苗。只有街对面的19区的房东，穿着白色的大棉袄，坐在折椅上，她惊奇地看着从她身边跑过的人

们。只是她反应太慢了。视线永远不能跟上一个人，这样她就不停地在那转头，我想她再坚持段时间，她颈椎就完了。那样，她就会像一坨牛屎一样，摔到地上。如果只是摔在地上的话，其实也还好，可是她就在这个时候，发出了一声尖叫。我不知道如何形容，这声尖叫把两个条子的话都掩盖了。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她这声如猫头鹰一样的尖叫，引起了房间内的怪胎停止了呃呃的声音，而是开始嚎啕大哭。伊恩开始抽搐。肩胛骨居然发出骨骼脱节的声音。脖子后仰，喉咙里哆哆嗦嗦的。

不好了，马修，伊恩要发疯了。刚才他妈的是谁啊。Fuck。利比拔出了手枪。

两个条子，推开了我的手，进了房间。他们一看见利比和伊恩，紧张地拔出了手枪。大声喊了起来。FBI，FBI，放下枪。不要动，黑巧克力，FBI。

这个场面太过混乱。利比紧张地把枪一会儿指这个条子，一会儿指那个条子。两个条子也很紧张，握着枪，一人对一个，但是过了一会，又指我。其中一个条子示意，让我走过去和利比，伊恩站一块。这样变成我们三个对两个。可是我没有枪，站在那里很尴尬，手不知道该摸点什么。所以把手藏到后面，开始用指甲刮墙上的石灰。但是一些石灰粉末陷在我的指甲缝里，让我很难受，我就开始弹指甲，弹的时候，发出了一些噼啪噼啪的声音。还有马克不知道为什么进了厨房就再也没出来。我真是担心，这他妈的什么早上。玛丽啊。我这个时候才想到玛丽好几天没看见了。她他妈准是又看上哪个大兵了。我觉得她就有点脑子有病。跟她妈一个样。总有一天我要好好教训她。

FUCK，他妈的FBI，大家快躲起来吧。伊恩他要发疯了。你们别把枪指着他了。他会乱开枪的。我发誓，他会的。大

家都他妈的把枪放下。

两个条子又喊了一遍。FBI。FBI，你们两个，把枪放下。还有你，把手拿出来，转身，放到墙上，放好。

伊恩已经开始发抖了。脸上的横肉突出来。他的枪一会儿指条子，一会儿指我，又指利比。

我把手放到墙上以后，就不知道该干嘛，就开始看墙上的马口铁。那铁上面的纹路，像极了在哪看见的一种花纹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。最近记忆力有点衰退。都是那个该死的事情害的。过完这一天。我会想办法结束那件事情的。我的玛丽。

这个怪胎越哭越来劲。那两个条子都有点受不了了。伊恩更是青筋都暴出来了。

伊恩，不要，伊恩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我是利比。妈的。该死的FBI。

放下枪。快点。否则我开枪了。我要开了。

伊恩。

啊啊啊啊。

然后就是邦邦邦一阵枪响。

夹杂着FUCK和他妈的。

子弹在房间里到处飞来飞去。碰到了什么金属，又击碎了玻璃，什么东西掉地上，砸了什么，有人倒地。我蹲下藏在沙发后面。沙发有几处被击穿，里面露出填充的白色毛。它们在空中飞。开始很安静。怪胎没了声音。我的脚边就是伊恩的扭曲的脸，上面多了几个窟窿，汩汩冒着血。我站起来之后，原本是想去后面找马克，但是利比也站了起来，左肩中了枪，右手握的枪已经打爆了。但是他还在一个劲按扳机，朝着那两个血泊里的条子。其中一个还在抽搐。但死了。

FUCK他妈的。该死的伊恩。该死的条子。利比一边骂，